



燈下集
賀紹俊

也許是專門做文學批評養成
的習慣，我在閱讀一本書前先要
分辨清楚這本書屬於哪種文體類
型，面對不同的文體類型，閱讀
時將會有不同的閱讀期待。《天
下一家》卻是我近期所讀到的書
中最為特別的一本書，說它特
別，就因為很難將其歸納到哪一
種文體類型之中，它有自敘體的
成分，又有遊記的成分，又有學術研究的成果，又有作者對佛教的體悟，等等。儘管如此，它並沒有妨礙我的閱讀，我跟隨着作者的敘述走，似乎捕捉到了書中的靈魂，這個靈魂就是作者的一顆虔誠之心。作者是在懷着虔誠之心進行寫作，她的筆遵循着她的心，心是如何跳動，筆就如何行走。這時候，文體的邊界完全打破，她內心想要表達的思想和情緒便毫無掛礙地通過文字流暢地表達了出來。難怪對文體學深有研究的文學批評家何鎮邦以「思接千載」和「視通萬里」這兩個詞語來描述這本書的寫作特點了。我的確被作者的虔誠之心所感動。

作者名叫吳琮，畢業於北京大學東語系。吳琮還在中學時代就是一名酷愛學習的女孩子，她以優異成績考入北大後，更加珍惜這一寶貴的學習機



牆繪《紅樓夢》



市井萬象

湖南畫師王雁在長沙街頭進行一九八七版電視劇《紅樓夢》經典角色的牆繪，這面別具傳統文化特色的牆面，吸引着市民和遊客紛紛前來打卡拍照。王雁介紹，一個人物畫像需耗時兩天才能完成，希望用繪畫的方式讓更多人看到中國傳統文化。

中新社



自由談
張君燕

早起，我像往常一樣打開電腦。主機啟動，卻是藍屏。關機，再開，仍是藍屏。折騰了幾次，電腦徹底罷工。無奈送到電腦維修處，工作人員檢查後告訴我，電腦主板壞了，基本相當於報廢了。

「昨天還是好好的呀！」我吃驚地說。在此之前，電腦一直正常運轉，沒有出現過任何異常，怎麼可能突然壞了，而且是最糟糕的結果呈現？可能我的話讓工作人員產生了誤解，他委婉地說：「您可以送去別家，看看他們有沒有什麼辦法。」我忙解釋，我不是質疑他，而是真的很意外，昨晚關機的時候還是好好的，一夜之間，怎麼就突然報廢了呢。

原本，世上就沒有任何事情



潑婦
梅格的瘋狂



藝象尼德蘭
王加

「她可以在地獄門前劫掠，而毫髮無傷。」當我在梅耶爾·范登伯格博物館內直面老彼得·勃魯蓋爾名作《瘋狂的梅格》（Mad Meg，又名Dulle Griet）時，才能直觀地領悟這句尼德蘭諺語。

毫無疑問，到訪這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博物館參觀的藝術愛好者，多半是奔着館內兩幅珍貴的「勃老」真跡而來。連我都是在做行前功課時因搜索這位尼德蘭繪畫巨匠的足跡才誤打誤撞被推送到這裏的。相比之下，由十二幅獨立人物組成的《十二箴言》更像是畫家所繪的「頭盤」；尺幅巨大、構圖複雜、內容黑暗且怪誕的《瘋狂的梅格》才是福里茨·梅耶爾·范登伯格先生藏品菜單中真正的「主菜」。

作為館內名副其實的「鎮館之寶」，《瘋狂的梅格》擁有一個獨立的挑高展示空間。整個區域用黑色的牆面包裹，燈光也極其昏暗。「勃老」的巨製獨霸了一整面牆，作品兩側的上方有兩盞向下打的紅色射燈，黑加紅的配色與畫中背景血紅色的殺戮基調遙相呼應，環境因此成為了作品的視覺延伸，令觀者邁進這個展區就有種融入作品氛圍之感。畫作並未採用在意大利文藝復興被視為作畫法則的焦點透



以虔誠之心求佛問道
——評吳琮的《天下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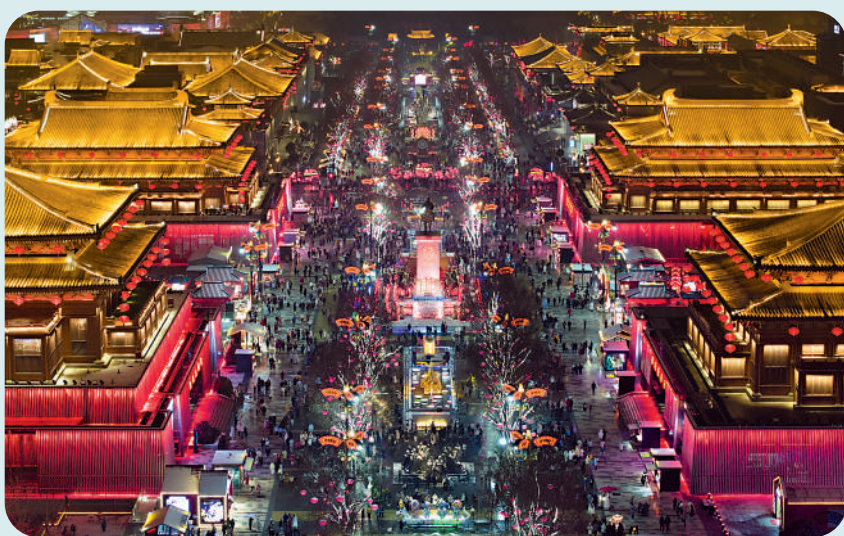
文化經緯
霍無非

荒落，若不重修，寺內的珍貴佛像和文物也將損毀。在吳琮和父親的努力下，噶內寺重新煥發光彩。第二章詳細記述了吳琮在不丹實地考察文成公主當年遊化不丹的行蹤。這一章是本書的主要內容。吳琮在這一章的敘述更為自由隨意，歷史與現實的超時空穿插，典籍資料徵引與現場觀察實錄的相互印證，學術論證與抒情議論的自然轉換，從而使敘述充滿感染力和說服力，這一章的內容在文成公主研究方面也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第三章以不丹王室拜謁漳州一事為由記述了吳琮一家與不丹王室的持久友誼。

佛家弟子相信因緣。吳琮也格外強調了自己與佛教的緣分。大概是這一緣故，她把不丹王室一行拜謁漳州的往事作為第三章的內容寫進了書裏。這一章的篇幅雖然很短，但不能缺少，它揭示了吳琮與佛教的結緣的源頭。這個源頭就是吳琮的家鄉和家庭。北大著名教授袁行霈稱讚吳琮「有慧根，有佛緣」，顯然也是對吳琮執著於研習佛教的充分肯定。書中有多處寫到因緣的神奇之處。比如吳琮去參拜蓮師廟時，喇嘛拿出水晶石為吳琮加持，當水



百年前魯迅西安行



西安大唐不夜城景色。

魯迅這一生，為了學業、謀生和愛情，跨海東瀛，輾轉神州，到達國內最西部的城市，是西安。

通史籍、勤著述、懂外語、能繪畫、曉醫術，興趣廣泛，多才多藝的魯迅，對大唐盛世的古長安是傾慕的，尤其對楊貴妃這個人物有頗多思考，產生了創作歷史小說《楊貴妃》的想法。他曾與摯友許壽裳等人談過小說的寫法：「係起於明皇被刺的一刹那間，從此倒回上去，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似的映出來。」以兵諫開頭，重筆落在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楊玉環身上，從另一個角度，演繹小說形式的《長恨歌》。

寫歷史小說，實地考察少不了，機遇終於來了，一九二四年七月七日，魯迅等十多位高校的名師，文化鴻儒，受陝西省官方的邀請，動身到官辦的暑期學校講學，魯迅也名列其中，正好可以「撿草打兔子」，順便搜集小說素材。那時去秦陝腹地西安，交通有諸多不便，魯迅一行坐汽車，轉火車，搭民船，再乘汽車，換了數次交通工具，路途顛簸了七晝夜，於七月十四日抵達西安。進西安城之前，魯迅遊臨潼華清池並浴溫泉，對千餘年前貴妃入浴的遺跡有了印象。

乍到西安，魯迅看啥都新鮮。他克服路途腹瀉的不適，首日迫不急待與同來的王桐齡、孫伏園等人逛街市，看古玩，並買了兩把摺扇。頭一周，未安排演講，魯迅是在遊覽名勝，選購古玩，品茗敘談，校園看畫，訪友看戲，參加暑期學校開學儀式中度過的。西安這座大唐古都，「絲綢之路」的陸路起點，以濃郁的古文化氣息，繁厚的古蹟文物，使博古通今的魯迅如魚得水，流連忘返。

然而事情起了變化，隨着時間的推移，魯迅放棄了寫小說《楊貴妃》的初衷，何故？一九三四年，魯迅在給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道出心跡：「我為了寫關於唐朝的小說，去過長安。到那裏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打破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想像得到，那時

水晶觸碰到吳琮的額頭時，晴空萬里的帕羅山谷忽然下起了瓢潑大雨，而當水晶離開吳琮的額頭時，大雨瞬間停止。喇嘛驚異地說這是護法神對吳琮感到了快樂。又如吳琮講述她站在虎穴寺的半山腰望向虎穴寺時，崖壁上倏地出現一尊美麗的仕女像，栩栩如生。引來各國遊客紛紛駐足，嘆為奇觀。當地導遊便將吳琮視為益西措嘉公主的化身。吳琮在書中的這些講述，絲毫沒有故弄玄虛的意思，我更願意將此視為吳琮虔誠之心的自然表白。因為虔誠而執著，而痴迷。吳琮在其自序中引用了《道德經》中的「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她顯然是以古人的這句至理名言作為自己人生理想的目標的，她一方面不斷地學習和積累，讓自己的知識日益豐富；另一方面她在追求理想之道的過程中，不斷地捨棄和放下，使自己的心靈日益純淨。而因緣使吳琮的理想之道在佛教中獲得了共鳴，從此她的求佛問道之路越走越寬廣，精神境界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虔誠之心對於寫作來說也是很重要的因素。虔誠是一種恭敬而有誠意的態度，一個對佛教懷有虔誠之心的人才會得到佛教的真義。寫作又何嘗不是這樣，只有對文字懷有虔誠之心的寫作者，才會通過文字抵達神聖的境界。我以為，吳琮就是以虔誠之心對待寫作的。

實事求是講，魯迅這樣的名家大師，來西安演講是有報酬的。此一行，魯迅共收「薪水併川資」三百元。對錢財一向不含糊的他，收支狀況在日記中比比皆是。但魯迅不是個摳門的人，曾對人力車夫、文學青年、家中保姆、柔石家屬等民眾出資捐助，在西安也不例外。他與孫伏園商量，「把陝西人的錢在陝西用掉」，給經費偏緊的易俗社各捐五十元，魯迅還代表同行人員，為易俗社送匾題額「古調獨彈」，表達了對這個民間藝術團體的讚許。餘下的錢，又捐一部分給西北大學教員宿舍的員工，感謝入住時的辛勤服務。

不僅在西安，往返途經直（冀）豫晉陝四省的所見所聞，使長期生活在東部地區的魯迅開拓了眼界，有機會飽覽、接觸、了解這些地方的風貌習俗和社會狀況：豫陝各地遇旱禁宰豬羊求雨，黃河船夫裸身傾力搖船拉鏈，晉南永濟縣老鄉低價售食成筐花紅等，都給魯迅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魯迅沒白來西安，搜集到的素材，日後在《看鏡有感》《說鬚鬚》等雜文都有提及。

百年前魯迅赴西安，啟動了他的「西行漫記」，參加有意義的文化出省活動，是個熱衷公益的人。來回三十七天，訪古尋幽，探索人生，分享成果，雖略有遺憾，但目的基本達到。如今，西安涅槃重生，煥然一新，再現「絲綢之路」的輝煌，成為中西部地區經濟、科研、文教、製造業諸領域舉足輕重的中心城市。魯迅有知，定當寬慰。

處肆意掠奪，似乎顯得困惑不解，衣着怪異而殘忍」。二百九十年之後，福里茨·梅耶爾·范登伯格於一八九四年用四百八十八法郎的價格從科隆購得了《瘋狂的梅格》，讓這幅輾轉數個世紀的名作安家落戶，重見天日。說來也巧，福里茨收藏的兩幅「勃老」真跡均取材於尼德蘭諺語。由此可見，畫家不僅對當時民間流傳的諺語箴言了然於胸，其大腦的獨特創造力還能將隻言片語的文字轉化成鴻篇巨著的圖像。而那些看似天馬行空的妖魔鬼怪，無疑是參照了尼德蘭前輩希羅尼穆斯·博世（Hieronymus Bosch）畫中的鬼形怪狀。事實上，這幅初覺怪誕、細品幽默的巨作，和存世更為稀少的博世真跡凸顯了北方文藝復興尼德蘭地區繪畫的獨一無二，那就是接地氣的世俗。民俗諺語的入畫，讓老彼得·勃魯蓋爾的畫作觀感親切又發人深省，進而經久不衰。

《瘋狂的梅格》畫前擺着一張黑色皮質長椅，供所有到訪者坐在這裏慢慢對着真跡咂摸滋味兒。昏暗的燈光配上畫中的烈焰滿天，目睹一個潑婦在地府門口造次，似乎背景中熊熊烈火都隨着光影搖曳着……那感覺，有那麼點不可理喻的瘋狂。



▲老彼得·勃魯蓋爾名作《瘋狂的梅格》。作者供圖

成一支軍隊，就連魔鬼自己面對六個也無計可施。」這段文字，幾乎就是我國俗話中「三個女人一台戲」的拓展版。「勃老」此作似乎在嘲諷那些彪悍好鬥的潑婦，並譴責她們貪婪的罪行。但當代學者也提出此作含有女性力量，甚至意味着早期女權主義的萌芽。所以，一幅作品在不同時代背景下也會映射迥異的解讀。

一六〇四年，荷蘭藝術史學者卡雷爾·凡·曼德爾（Karel van Mander）在其出版的名著《尼德蘭畫家的生活》中提到過這幅神秘且費解的作品：「瘋狂的梅格，在地獄的入口